

往事如昨

胶鞋、背心与自行车

干春堂

自懂事那天起,“饮水思源”这四个字就深深刻在了我的心中。我出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小时候从没穿过商店里卖的鞋子。我们兄弟姐妹所穿的鞋,几乎都是妈妈一针一线手工做的。上了高中,父母才用卖点粮食的钱,给我买了一双黄帮胶鞋。

一双胶鞋穿四季,可在十七八岁的年轻人脚上,这双鞋是无法穿到年底的。胶鞋上打补丁是常事,鞋的胶底秋天便磨出了窟窿。父亲会找来胶水和胶皮修补,有时候来不及修,索性用玉米叶铺在鞋里勉强穿。

高中时我担任班长,劳动课要冲在前头。记得用手推车往学校南部山上送土粪时,没人知道我穿着鞋底带窟窿的胶鞋,每当踩上较大的石子,钻心的痛使我差点跪倒在地上……

我自小酷爱篮球,多么渴望有一双“回力”或“白力士”鞋啊。可家庭生活那般拮据,直到高中毕

业,我也没好意思向父母张口要鞋。参加工作后,加入了单位的篮球队,我才穿上了那梦寐以求的“回力”鞋,是单位统一购置的。每当穿上“回力”鞋,我就神清气爽,浑身是劲,感恩之心溢于言表,鞋底脱胶后我多次用“502”胶水修好再穿。直到如今,虽已年长,我买的鞋子也是穿了又穿,刷了又刷,跟父母过紧日子的情景始终铭记于心。

读书时,深秋时节我仍然穿背心的事也难以忘怀。凉风吹着杨树叶哗哗作响,下午放学前,全校师生个个都身着秋衣,在校园聆听校长讲话。唯独我身上只穿着背心,浑身上下冷得皮肉发麻。为了掩盖自己的囧相,我故作镇定低头在本子上记录,心里只盼着大会早点结束……

为了省钱,上高中时我选择了往返十公里走读上学。冬日里放学后,身穿空身棉袄的我,时常要顶着西北风往家里奔。遇上低温

天气,我就靠跑步取暖。就是在如此境况下,我从未向愁肠百结的父母说过一个“冷”字,硬生生地扛过了就读高中的年代。

刚参加工作那几年,我一无手表,二无自行车,遇上急事,就是一路小跑。离开机关去外边开会或办事,经常累得浑身是汗。我省吃俭用攒了几元钱,终于买了一辆“大金鹿”自行车。有了车,心里甭提多高兴了,在城里我来回回骑车办公事,到几十公里外的乡镇和村庄办事,我也照常骑着自己的自行车。

到县委机关工作后,我看到有个同事经常从大老远的家里步行上班。当得知他家里没有自行车,我毫不犹豫地把我那辆心爱的“坐骑”借给了他。因为,我体会过没车的滋味。

人一定要牢记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那些关于胶鞋、背心与自行车的往事,我一直铭记在心,饮水思源,感恩当下的幸福生活。

烟台故事

“二品大人”作证

孙英山

在莱山区梁家乔的村西,有一座不大不小的山脉,山巅呈元宝状,故名元宝山。在元宝山的东北侧有一个小小的茅顶,一点也不起眼,人们多少年来一直叫它李家岚。

听老人们说,李家岚这个地方,以前是解甲庄乡西解甲庄的属地,新中国成立后归属梁家乔村管辖。早年西解甲庄和午台南塔两个村庄为争这块不毛之地的归属,曾经发生过一段鲜为人知的打官司告状的趣事。

李家岚,山上生长着茂密的松树、柏树,坡前的土地生长着柿子树和小樱桃树。早年据传这里是解甲庄乡西解甲庄李家的属地,后来午台南塔的杨姓也说这是他们的地盘。两家为这弹丸之地争来争去,无法确认最后归属。后来两个村庄便为此打起了官司,官司告到宁海州衙。官司不大,却很棘手,因为牵扯到宁海州辖城西两个乡镇两个大囡。

这两个村在清朝年间出了很多在官府里任职的官员,如清雍正年间工部尚书李永绍,清顺治年间翰林院庶吉士、监察御史、口北道道台兼山西布政使参议杨维乔等。两个村庄都是不好得罪的,这确实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宁海州衙大人接了这桩官司也是非常头痛,几天几夜寢食难安。

案子几次开庭,都没有结果。有一天,州衙大老爷为此案又要开庭,出庭的、看热闹的人不少,里三层外三层。州衙正在犯难之际,闻听下面有人提到“二品大人”也要来作证,难道是京城大人微服私访?州衙非常高兴:有这样的“二品大人”前来作证,那可是求之不得,官司也就不为难了。

说到“二品大人”,他究竟是何许人也?其实此人并不是京城里皇封的“二品大人”,而是村里一位有头有脸、能说会道的老人。此人不同凡人,不能说像三国刘备那样,两耳垂肩、两手过膝,也是高大威武、精神矍铄,雪白的鬓发与胡须胸前飘洒,仙风道骨,见后令人肃然起敬。因为老人能说会道,从相貌体征、说话办事、处理问题,俨然一副当官的模样,人送绰号“二品大人”。老人在村里威望很高,邻里之间有个矛盾、冲突,老人凭着三寸不烂之舌,从中斡旋调解,及时化解矛盾,赢得村人好评。

州衙大人问“二品大人”,你说说这块地盘到底是哪个村庄的?“二品大人”也不想从自己口中说出具体是哪个村庄的。因为他心中也非常清楚,两个村庄都不能轻易得罪。说是西解甲庄的吧,不好说,因为过去“三、八”赶初家集,“上海”办事(上芝罘城里叫上海),午台南塔那是必经之路,不能自己给自己断了路。说是午台南塔的吧,也不好说,因为过去“一、六”赶解甲庄集,赶州(过去赶牟平集叫赶州,指宁海州),上牟平办事,西解甲庄的尚书府、牌坊,那是必经之路,所以不能轻易直接说出。

“二品大人”脑子反应很快,他想到西解甲庄离自己村八里地,总有毗邻之分,便说,小时候经常听爷爷说“那是西解甲庄李家的地块”。这下子,直接把供词推给了他的去世多年的爷爷。州衙大人一听“二品大人”提供的证词,顺着台阶就下来了,立即宣布:梁家乔元宝山前李家岚这块山岚毋庸置疑就是西解甲庄村的。

就因为“二品大人”的这一段证词,宁海州衙大人就稀里糊涂地把梁家乔元宝山下的一块多年争执不休的岚子判给了解甲庄乡西解甲庄村。

地瓜干“垒起”门楼水库大坝

刘宗俊

在福山区城西南11公里处,门楼街道西马疃村附近,有一座烟台在用的最大水库——门楼水库。门楼水库自1981年开始向烟台市区供水,目前是烟台城市供水主要水源地和南水北调、胶东引黄调水工程的调蓄水库。

我的老家是福山区门楼街道石井村,是1958年修建门楼水库搬迁的37个村中的一个,现村址是当年搬迁时政府异地建村统一安排的新址,所以有人也把村子叫新村。老村1958年修建门楼水库时被占用,据说是明朝初期李姓由河南固始县迁居此地,因当时村址处有眼石头井而得名。村民姓氏有刘姓、王姓、李姓、张姓、祝姓等,刘姓占比最多,是村中名副其实的第一大姓。

修建门楼水库的“取”与“舍”

历史上,流经福山的内、外夹河是两条“害河”。据《福山区志》记载,从有史记载的1516年开始,到门楼水库修建前的1956年,440年间夹河发过40多次大水。1958年,为了落实“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指示,要抓好粮食生产,水利建设就要跟上,当时的中共烟台地委决定:在内夹河中游,修建了一座蓄水3亿立方米的大型水库,以期彻底根除水旱灾害,实现“大雨不成灾,无雨保丰收”的梦想,确保烟台市工农业用水,促进工农业全面发展。

为了修建门楼水库,1958年9月,成立了“烟台市门楼水库建设指挥部”。10月,门楼水库建设正式上马。11月工地指挥部举行了

开工典礼,一场规模空前的水利建设大会战拉开了战幕。

两个冬闲,两万民工,在“无资金、无技术、无大型施工机械”的艰难情况下,只靠小推车、土石夯、拉纤绳等土办法,硬是在平地上建起高塘平坝,创下了“平地起银湖,当惊人间殊”的不朽工程。

背井离乡,投亲靠友

人们常说故土难离,亲情难忘。当年参加修建门楼水库的人们有的已经过世,健在的也都进入了耄耋之年。村民王文章今年95岁,是石井村当年参加修建门楼水库且仍健在的岁数最大的老人。提到修建门楼水库的话题,他感慨地说:石井村乡民在原址生活了三四百年,前后十几代人,故土之情割舍不断。当时上级宣布搬迁命令时接近冬月,地里种的麻皮还没割。1958年冬,上级搬迁命令下达,石井村240户百姓服从政府安排,要么投亲靠友,要么在政府异地择址的位置重新安家,在政府统一建好的安置房中开始新的生活。

在讲述修建门楼水库的艰苦时,王文章说,工地上吃的是地瓜干、窝窝头,睡的是麦秸秆草铺、用草四面围起来打的工棚,上面露天,四面透风,由于风大扬尘,早晨起来铺盖上一层尘土,人满脸满头都沾满灰尘,下雪天草棚里到处是外面刮进来的雪。问他修建门楼水库时吃的怎么解决时, he说是民工每天自带一斤粮,国家补助一斤,剩下的大都是地瓜干。所以说,关于“门楼水库是

民工用小推车推出来的”“地瓜干‘垒起’门楼水库大坝”这些说法,虽然有点夸张,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年修水库时老一辈付出的心血和汗水。

据史料记载,为修建门楼水库,库区周边共搬迁37个自然村,3953户,拆房2.81万间。

大幅提升了城市供水能力

门楼水库建成后,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一是提升了防洪保安全能力。有效拦蓄了清洋河中、上游洪水,可调洪削峰,百年一遇洪水可削减洪峰14.2%,千年一遇洪水可削减洪峰25.3%。对于减少洪水灾害,保护福山城区、兰烟铁路和烟滩、烟青公路及沿河45个村庄的8万余亩土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有效扩大了灌溉面积。其中东干渠6.3万亩,西干渠4.3万亩,库区扬水1.7万亩,灌区粮食亩产量有较大的提高。据记载,1979年亩产达到596公斤,创历史新高水平。

三是大幅提升了城市供水能力。建成后,年可提供工业用水400万立方米,用水单位主要有福山造纸厂、烟台味精厂、福山纸箱厂和福山砖瓦厂等。

每当夏天雨水丰沛时,门楼水库蓄水就一直保持在高位状态。为了水库自身及下游人民的生命安全,门楼水库曾多次提闸放水,通过溢洪闸泄洪“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壮观场面,屡屡在抖音平台上被网友刷爆。